



紫金文库

多年之后，
吴家富透露过给儿子：
绝路走到底，
前头还有一条路！

骚江

李凤群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China Book Press

李凤群——著

骚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骚江 / 李凤群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068-6952-2

I. ①骚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7724 号

骚江

李凤群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张 娟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355 千字

印 张 22.25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952-2

定 价 68.00 元

目 录

超 市 / 001

良 霞 / 019

耐 月 / 090

骚 江 / 120

超 市

1

母亲把魂落在超市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就如现在，超市实在体贴入微及时周到：购买十元以上的食品，就能到简易餐桌免费小憩；免费开水机旁配有免费纸杯。她刚找到把免费椅子坐定，母亲已经把免费的生煎包送到她及她的儿子跟前。味道肯定也不坏。母亲带着知情人的神色向疑虑的女儿示意，并帮外孙调整了椅子的高度，让他的手够得到悬挂在免费游玩区的色彩斑斓的免费玩具。

母亲显得神采奕奕——虽已年过六十，年轻时健美壮硕，后来渐渐力老气衰，三年前放弃三亩地，从江心洲来城里帮她带孩子。因为目不识丁，不读书不看新闻，跟其他人的攀谈一度很难，她的话题总停留在乡下和过去消失的人和事身上。进城半年多，她开口

谈的还是邻居家那只走丢一个月的鸭子在外村遇到主人，上来呱呱叫个不停认亲的趣事，这趣事到第一百遍的时候，女儿女婿都会抿着嘴苦笑，不敢也不忍心抗议。他们经常听到同事或朋友说起，他们的岳母或婆婆突然撂下儿女家一摊子家务以及襁褓中的孩子，甩手就走的事。女儿晓得母亲不是那样的火爆脾气，母亲只会坐在昏黄的厨房边发呆。

女儿体贴地教她适应新的生活：微波炉怎么开，电视如何调台，新式拖把怎么用最省力，她总是听得心不在焉，神思恍惚，满脸焦虑。包括对孩子的哺育，母亲的那一套被弃之不用，她所能做的就是听从女儿的安排。母亲渐渐不像一个母亲，而像一个学徒——而且是最不肯学的学徒，母亲对此深表抱歉，女儿——从最被宠爱的对象转变成母亲的主心骨，她决定房间的装饰，每月开销的金额，购买商品的品牌，朋友间的礼尚往来，窗帘的颜色，母亲只能听从安排。

因为人生地不熟，母亲不喜出门，太阳好的时候，她就蹲在橱柜的角边，不停地擦拭灰尘，玻璃门窗射进来的太阳光下的空气里都充满了灰尘，原本可以打发时间的灰尘，因其无穷无尽、层出不穷，令她烦躁不已。

偶然一天，女儿请母亲到超市买袋洗衣液。母亲拿着女儿写了牌子的购物单找到了指定的洗衣液，一袋 500 克的洗衣液标价二十六元，因为价格过于昂贵，母亲犹豫了很久，最后决定遵从女命。不过，她耿耿于怀，念念不忘这离谱的价格，洗了一辈子衣裳，五毛钱一块的肥皂能洗一个月，她想，钱拿到这里就不是钱了么？

第二天，她在帮女儿整理信箱时，突然在一张花里胡哨的纸上

看到了那袋洗衣液的照片，上面标了个她认得的数字：18.8元。

她左看右看了半天，确定自己没有老眼昏花，她走到正在电脑边上网的女儿跟前，问道：

这个数字是价钱么？

女儿瞄了一眼，点了下头。

是的。

我前天花了二十六块。

女儿又点了下头。我晓得。

这里写18.8。收错了么？

没，这家搞促销。

什么叫促销？

就是拿出一两样东西便宜卖，不赚钱，赚人气。

什么叫人气？

女儿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于是找了句大白话：

你们看到洗衣液便宜肯定就去买，你们个个图便宜都往那里跑，他们那里可不就特别热闹了么？

女儿加了一句：

热闹就是人气。

哦。图个热闹。

母亲似懂非懂。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思忖了很久，这往后，她开始留意价格的奥秘。同样牌子的卫生纸，在A超市需要十六块，只要肯多走几步到了B超市只消十三块五，同样一袋盐，C超市比D超市要凭空贵出三毛，它们总是忽高忽低，动来动去。从来没有两处同样的价格，偶尔买的是最便宜的，大多数时候，她发现，买过的东西都贵过广告上的。广告上的价格总是低于她实际买到的，拿

着纸到卖场去追究，她被告之要看价格下边的日期，以及图片下方的规则（不要说她不认字，就算认得字不戴放大镜她也看不清）。有回她发现，她昨天花了二十一块五买的水饺，今天却标着二十八块九？为什么？她捡了便宜还是很不爽：万一我昨天没留意，万一今天头一回来呢？当人傻子么？她握了证据，不依不饶地想。母亲经常深陷懊恼，拿着自己买东西的发票和广告对着女儿总结、埋怨和自责。

后来，她行动了。

她花了大半天，做了计划。她把要买东西：味精、香蕉和酱油一一记在一张纸上，那些字，她是照葫芦画瓢学会了的。她捏着这张纸开始奔走。跑了七家超市，分别把每家的价格都抄了一遍，最后，她选了一家最低的走向收银台。事情比她想象的复杂，三样东西分了三处购买才确保是最低价，而且只能是当天最低价，那天，她省了三块五毛，虽然非一般辛苦，腿脚受了点累，但心无悔意，倒令胃口大开，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，那晚睡得格外踏实。

这些许的成效带给她莫大的惊喜，最初，只是怕吃亏，后来能在别人傻里傻气、瞎买胡购之时，买回绝对价廉物美的商品，那种成就感会生发出来，使她快乐无比。

购买——购买到最便宜又最好的物品成了母亲生活的最主要目标。购买体现了她的价值。购买的多寡体现了她价值的大小。后来，她不再只为所需而购，单为实惠而买。自那以后，家里堆满了物超所值的商品：熨斗，电吹风，成打的肥皂，每一样东西都是经过价格和质量的几番比较，确定价廉物美才被带回家的。客厅、厨房和阳台以及她卧室浴房里的每个角落，处处都摆放着母亲精心盘算而选的用品。做女儿的承认，母亲买回来的每样东西都正在使用

或即将使用。母亲遵循着性价比绝对高的原则，带着这个原则母亲能够大胆做主——即使每一分钱都是女婿女儿挣来的，她亦能心安理得地花出去。

很快，房子显得太小了。那些碍事的战利品，每一样商品都有它来到这个家的绝对理由。一只脚踏车，儿子上小学时就可以骑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的价格是两个月前的三分之一。一只取暖器，女儿放在母亲的床头，可是母亲一次没有开过。母亲买它是因为：是去年一半的价格。

而电费只有在晚上九点之后才会便宜那么点，九点之后，母亲会坐到床上，她得为第二天的搜寻养足精神。

一张床，过于庞大了。母亲把她放在阳台上。她告诉女儿：

万一你换了房子，多出一个房间，就用得上了。

因为东西多，又太零碎，所有橱和柜都满了之后，母亲开始寻找更大的空间。贮物凳是最贴心的发明。既能当板凳，又能藏住东西。那些包装都没有拆开的商品有了存身之处，可是贮物凳又重又大，只能摆在客厅的中央：

来了客人就不愁没地方坐啦。母亲快乐地说。

看着老人每天辛辛苦苦地奔波，为来为去还不都是为了她家吗？必要的及时的夸张一些的赞扬和感激就经常从她嘴里说出来，这更使母亲越发自信，并且她胸怀宽阔，把自己的信息无条件地贡献给和她一样为儿为女的隔壁邻里，现在，她身后跟着七八位忠心跟随的老太太，其俨然是这个购买群体的领袖核心。她统领着一群笑哈哈的、老得肆意张扬又极其务实的老年妇女威风凛凛地出入超市，多么了不起啊！家庭局势发生了变化。母亲根据白天的斩获，

安排晚餐内容，窗帘最近换成了大红色，那块布质地厚实、花型古典，并没有对房间的布局造成破坏，并且，这块窗帘买来的价格是原价的两折，多么多么合算！女儿的意见被大声地顶回去。

她记得很清楚，母亲说：过日子就得这样！

母亲的声音丢掉了维持了大半年的战战兢兢，带着一种广袤原野的高嗓门，保留着乡下女人的强硬和粗糙，那才是她原来的母亲。同时，她扫除了自己衣着和外表上的乡气，她通过超市学会了如何搭配，混合在一群老太太中间，尤其是谈到超市和商品她如数家珍的时候，权威而内行的声音可以掩盖她往日数十年城市生活的缺席。她几乎算得上是天才。

如果有一天，母亲满头大汗地进门，两手空空，只消扫一眼，做女儿的就能看到母亲空荡荡的内心，那一天母亲都会沉默不语，毫无自信。

2

母亲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日子——这家超市庆祝建立五周年的大幅优惠。母亲现在认得的字已经上百个：图片对应的文字她能大差不差地念出来，她有一个特价买来的记账本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每天的账目，这家超市在今天一天之内有三十七样商品大打折扣，这三十七样商品无一不是自家当下所需或即将所需。锅碗瓢盆、床单被罩或卫生用品，她发现样样用得上。我一个人顾不了那么多，你一定要来帮忙。母亲首次向女儿提出要求，她不得不牵着儿子早早赶到。

女儿显然没有母亲想象的那么能干——母亲制定的分工合作



被她搞砸了：好几样定量供应、绝对最低价的商品没有抢到手，而且，母亲好不容易挑满的一只推车差点被她丢掉，母亲全身大汗淋漓，最终不得不放弃部分商品，而女儿，在证明帮不上忙之后被允许带着儿子到免费区来吃点东西，唯一的任务是看管母亲斩获的两推车商品。

她坐在免费休闲区的椅子上，看母亲臃肿的背影又汇入到汹涌的人流中。母亲快捷地游走，背影毫无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的迟缓与稳重——那是她在超市之外的形象，很快与货架及货物融为一体，似乎跟她毫无瓜葛。不久，她推着推车走向自己的时候，挂着自豪的微笑——又有了母亲的模样。

这家超市没有窗户，数以万计的日光灯覆盖住每个角落，使每个角落都透透亮亮。货架与货架各自矗立，乍一看，是对峙之势，再一看，彼此相像，形同孪生。所有的货架都浸没在繁芜的商品之中。那些陌生的，每天进进出出的造型各异物品，组成自成一体、璀璨夺目的世界，放置它们的地方泛着金色的、夺目的、耀眼的光，货物与货物常常生离死别。刚才某个货架上摆的还是如人皮肤般淡红色的商品，马上就被人换成了乳白色的。金黄色、暖灰色、淡蓝色，这些色彩被强行安置在一起，冷不丁又被迅速抽离。它们大多都呆若木鸡地听从安排，对触摸到它们身上的千万只手均无动于衷、逆来顺受。

即使每一天都生活在超市这个物的海洋里的人，都不一定叫得出每样物品的名字。就算这家超市是在坟墓的上方翻修的，也不能阻止这日益庞大的人流的不间断涌入。所有的人，都有着任劳任怨的精神，他们在一米宽的过道中，清一色地推着四只轮子的推车，你左顾，我右盼；你伸出左手够高处的货物，我踮直右脚去观察左

上角的价格牌，远远望来，没有一个动作不是规范的、在意料之内的。这些被设定好路线和方向的人，在设定好的带着轻盈的迷惑的过道里机械地寻找——寻找那早就存在的答案和谜底。

昏黄的，无数人踩踏过的走道边的壁画上蹭满了路人的痕迹，孩子的水彩笔一划而过时的涂鸦；推车不堪重负、失控的撞击留下的凹痕，这块钢筋水泥却更像一片辽阔的沃土，繁衍着千丝万缕的气味，这气味来自四面八方，每个经过的人带走一些，留下一些，凭着天然的力量，交织着所有人的来处，所有人的秘密，以及所有人的命运——自然包括她的，这位在庞大超市跟前无能为力的女人，她散发出来的是无奈的迷惑的气息，有一瞬间，她没有办法从人群中钉住母亲的背影。母亲仿佛迷失在命运的阴影之中！

她牵起孩子的手，走出免费地盘，走向高高的货架，想帮一下母亲，接近货架时，她有点心慌，她不是担心货物会掉下来砸中她自己，她是担心手里牵着的这个孩子。侧视两边，货物如此拥挤，似乎也呼吸不畅，隐约有一不高兴就会跳下悬崖的趋势，愈往深处，愈仿佛走入到一口又深又暗的水潭，即使是炎炎夏日，这个联想也使她倒吸一口凉气。此刻，她恍惚觉得超市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、澎湃的生命，而她置身在这个生灵的一个巨大的心脏中间——迷宫式的跳跃的心脏之中，虽然货物看上去只是摆设，但它也常常与货架狼狈为奸，是这个迷宫的最有力的参与者和建造者。

就连人——忙忙碌碌的人没有一个是主角，甚至连配角也不是，这些人，只是像螺帽一样的工具，构成超市的一个部分。而且，在永无休止的更新之中，她永远无法笃定哪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她选择了一样，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另一样的尝试和体验权。她这一辈子，无论工作多少年，无论多么冷静客观理智，聪明独立和

智慧，她也没有离得开这个地方的能力，最要命的是，无论她带走多少想要的东西，第二天还会有更多的需求。即使她能在这纷繁无序的地方穿梭如飞，识破所有货物的谜团，这仍不能算是对超市的理解和掌控，无论进入多少次，她的脚步肯定跟不上时刻更新的商品，所以，这座迷宫，最令人绝望的不是走不出它，而是即使走出又会再次自愿陷入的永无休止的命运。空空洞洞的物品，增加了实实在在的忧伤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你一旦购买了即被驱赶，像一群呱呱呱下过蛋的鸭子被赶到外面去。当鸭子的屁股摇摇摆摆时，主人会亲切地召唤它，在下完蛋之后，令其自行觅食，等待它们的屁股重新沉重地摇摆时再发出深情的呼唤，鸭子们会飞快地回来，少有什么意外。就是这样。

她苦苦地抗拒着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无助感。她也明白母亲看不到这一点，许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，人有时看不到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因为实实在在的东西有时被不实在的东西挤到了暗处。她看着那些人不管不顾地穿行，生怕落于人后，体力在不停地穿行中枯竭交瘁。就算找到母亲，若认为遗漏了值得带回去的商品，她仍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带着这种难以沟通的忧伤，她却步回转，回到了免费休闲区的椅子上。

3

嗨，突然地，一个女人，手里牵着和她儿子一样大的小女孩，朝她露出洁白的牙齿。她略一愣神，从下坠的电梯里被拉上平台似的，对方的脸似曾相识。可能是见过面的熟人，她赶紧抱以尽可能友善的微笑。

海涛，小蜻蜓，意识到她的茫然，对方报出了两个名字，她记忆的通道立刻被打通了，年前的一个饭局，这个女人，坐在她的左侧，和她喜爱同一盆剁椒鱼头，频频同时向这盆菜伸筷，共同的喜好，使她们频频会心微笑。此刻，这个女人魔术般地出现在这里，她的孩子已经和自己的儿子握起了小手。两双小手同样稚气、白嫩，毫无戒备地触碰到一起，她有一种一分为二的感觉，一个是想买齐全部打折商品的顾客的女儿，另一个是坐在郊区一家饭馆里吃剁椒鱼头的女人。现在，她也不由自主地相信对方也有一位母亲正在抢购打折商品。

我带孩子出来瞎逛逛。对方的眼睛扫到了她的推车，眼睛里传递过来同情和友善：

买东西真是件苦差事。

她立刻有一种知音的感觉。我母亲……她刚刚想开口，却又噤了声，意识到母亲远离家乡，令她高兴的事寥寥无几，给她依靠的人也唯有自己，现在她却在一个几乎陌生人跟前说她的坏话，她对自己感到不满。带着保留，后头的话题就遮遮掩掩不新鲜了：那天多少人喝醉，海涛后来又闹出了什么笑话，其中某个人现在在做什么，是些不重要的事情，她仍然没记起对方的名字，可是奇怪，一种愉悦产生出来，在对方牵起孩子的手准备离去时，她突然张口邀请对方到家里吃晚饭。

嗯？

嗯。意识到对方不是没听清，而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的时候，她有种恶作剧的愉悦之感。她仿佛瞧见了母亲因吃惊张开的嘴，这超出她规划的事会使母亲惊慌，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，明知由此母亲只会增加购买时间而不是减少，她却更加来了兴致：

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她急切地催促，故意不给对方思考的空间，眼睛里更多地流露出夸张的喜悦，对方果然被她感染，微笑着点头同意。

一个小时后，她母亲再度斩获三件打折商品送来，母亲跟早晨来时已是截然不同的形象，她眼袋下垂，露出亢奋接近尾声的那种松弛，然而，母亲怕遗漏掉任何一个地方，决定还得到电子产品区转一转，她拉住母亲，把遇到的女人介绍给母亲，她强调对方是自己很好很好的朋友，她一定得请她到家里去吃顿饭。她的夸张和激动使老太太不知所措，意识到要买招待客人的菜时，母亲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：

东郊那家超市的鱼肉今天搞特价。

这个要面子的人，说完以后自己脸红了。红着脸的母亲一瞬间像个羞涩的少女。岁月和操劳使母亲变了形，头发粗糙，原本饱满的地方干瘪，原本干瘪的地方臃肿，她的眼神格外谨慎，算计的特点想竭力在生人跟前掩藏，她突然怜悯起母亲来，她不忍心进一步看到，她有一种想立即逃开的冲动：

那超市我认得，我去买，你把要买的东西买齐了就回家，我朋友有车，不用再挤免费班车了。这仅仅作为意外事件的补偿，对母亲显然已经起了作用。她立刻默许了女儿的行为——她是要面子，讲人情的女人，这终究是她从乡下带来的风气。

把母亲和儿子丢给几乎仅仅见过一面的陌生人，一丝不安闪过心底，她吞了吞了自己的口水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两个孩子已经发出欣喜的欢呼，而这位朋友也坐到她原来的位置上，成了货物新的看守。母亲小声交待了要购买的物品：一斤肉，半只盐水鸭——那家比这家的桂花鸭便宜七块四，二斤西红柿，再加上一斤老姜，事已

至此，没有任何理由再等，唯一应该做的是快点把事情办掉。

4

不等电梯下来，她匆匆从楼梯走下去，她的胳膊在拐角被带了一下，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面部五官痛苦地扭成一团，她心里一惊，暗地庆幸没人看到这一幕。经过一个中午的强势之后，下午的街道显得疲沓，放眼一望的功夫，七八辆汽车已经飞驰而去。若以为能在外头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，街道上的花样不比超市少，甚至更多：饭馆门口的招牌字，一家比一家轻浮，一家比一家更脑汁绞尽。

从住所到这个超市，有免费班车，从住所到那个超市，也有免费班车，可从这家超市到那家超市是绝对不会有免费车可乘的，她只好凭着直觉步行向前，路上不断向行人打听。楼宇庞大，看似很近的距离，走起来却特别费时，被询问的人说法不一，有人说往东，有人说往南，还有人直接说往西，半个多小时后，她一回头还能望到这家超市那超级巨大的牌子，双腿在这个庞大的空间里显得毫无意义，高跟鞋击打地面发出空洞的声响，她的腿感受到时间的威胁，有一处建筑物正在拆除，房檐全部都卸下来了，外墙的瓷砖碎片散落在枯萎的草坪。脚手架上仍有零星的水泥块往下掉，扬起细碎的灰尘。房子像被肢解的尸体，无能为力地被剁碎，一个月前的这个时刻，或者更早一些，这里充满了人的气息，可现在连门也找不到，工人们形容憔悴，破坏者没有破坏者的恶毒，有的只有疲倦的麻木，有位拄着拐杖的老人，显然得了半身不遂，经过的时候没法加快他的步子，身上也落满了灰土，他的神态跟拆除者一样麻

木，背影也带着听天由命的从容。

她狠下心来招了一辆出租汽车，出租车师傅倒是一听那个超市就加起油门调头急驰，她通过车窗刚好来得及看到了太阳正准备到一幢楼房的背后去，日落景致，使时空更加深远，恍若画中，十来分钟的时间，她居然打了个盹，梦里见到一列火车在山腰里穿梭，车窗外的树木“腾腾”后退，她闻得到柳树的清香，那是超市买不到的味道。等她睁开眼睛的时间，明晃晃的白色太阳已经罩了件黄色的披肩似的，一束温和的阳光照在她脸上，视野里的东西显得亲切了一些，出租车将她带到一幢建筑物的楼下，这时她伸出手找钱包的时候，突然想起钱包其实在母亲那里，她好不容易在口袋里四处摸索，这额外的事使她的惊慌一览无余。

算了，算了！意识到这个女人的确掏不出钱来，司机拉开手刹，准备离去。

这慈悲的、体贴的声音，一只手似的把她从湿淋淋的深水里拉出来，她猛吸一口气，感激地扑到车窗上：

不不不，她张着嘴，急切地呼吸着，同时双手又急速地在身上拍打起来，希望奇迹从口袋里被拍打出来。

算了，算了。车子已慢慢调转车头，她刚好来得及记住他的车牌号码以及那张一直没来得及看的脸——一张辛劳的脸，嘴唇干裂。这张脸散发着焦虑和被时间追赶的那种紧迫感，她感到一阵亲切和同情。她很后悔没有把刚刚买的可乐带一瓶过来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一阵烟雾中飞速而去。

真是够巧，车子刚刚淹没在车流里，她真的就摸到了一张纸币。打开一看，仅仅是一张皱巴巴的五角票子，她想着这薄薄纸张的神奇，这印着领袖人物图案的纸张，可以代替手脚，可以拉紧时